



### 日本壽司吧干香港底事？

香港西九龍文化區那個連正式中文名稱也沒有的博物館，終於於首屆舉辦展覽，輿論反應不一。許多小市民自認「不懂得欣賞」；亦有論者認為藝術這東西應該交由「懂得藝術」的專家學者評斷。換言之，平民百姓不懂得欣賞的話，也只好認真真地學一下。

中國人談藝術，首先是「琴棋書畫」，「詩詞歌賦」則已歸類到文學裏去。此外，還有「醫卜星相」。如此種種，都屬於文人的藝術。

日耳曼哲學家黑格爾（1770年-1831年），他不算是「德國」人，「德國」要在他死後幾十年才建立）提出五大藝術形式，依次是：建築、雕塑、繪畫、音樂和詩歌。建築和雕塑都不屬於「文人藝術」，中國古代許多偉大建築師、雕塑家連名字都沒有留下。後來西方論者又加了電影、舞蹈和攝影，共是八大藝術形式。當代中國人較多稱電影為「第八藝術」。

傳統藝術形式，都有其源遠流長的審美角度和學理。近世新式藝術，就不是我們一般「受過相當教育的人」（Educated persons）所能理解和接受。新出的起碼有概念藝術（Conceptual Arts）、裝置藝術（Installation Arts）和行為藝術（Performance Arts）等等。

前幾年，曾有來自中國內地的「行為藝術家」拿了鐵錘和紅色顏料，跑去香港地標維多利亞公園，破壞那個英女王維多利亞（Queen Victoria, 1819年-1901年）的銅像。筆者算是比較

「傳統」的讀書人，沒有辦法理解類似「行為藝術」的藝術意義。當然他們會說如此這般有助於讓「受眾」思考些什麼。在香港展示有英國殖民主義色彩的歷史擺設，可以讓我們時刻記住鴉片戰爭之後百多年的屈辱，時刻記住弱國無外交的古訓。錘打銅像的「行為」又是哪門子的「藝術」？

西九文化區那博物館的展品，很多是走「概念」、「裝置」、「行為」的形式，有人說那些古怪難明的展品應該交由「藝術家」和「學者」品評。那可就奇怪了，有些「藝術家」無非是以販賣「藝術品」為生的一群，這方面的「學者」較多在學校教授藝術科維生，或者受聘於博物館等等。藝術鑑賞這回事，不該是受眾說了算嗎？品味最高的是「高山流水」，只有極少數人才可以與藝術家心心相印；高明的是「陽春白雪」；通俗的則是「下里巴人」亦懂。

筆者並不介意我們香港可能「首屈一指」的博物館會展出一些大部分香港人不能接受、不懂欣賞的「藝術品」，但是不要這麼多吧？多放有中國特色，有香港特色的雕塑、書畫才是正道。花了幾千萬港元，買了日本某地一家結業壽司吧的「部分」（注意：是部分）傢具，放在中國香港「旗艦」博物館，算是什麼意思？這個「裝置藝術」看上去，甚至不知它來自日本，不知是餐廳、不知是賣壽司……更不知「日本壽司吧」與香港、香港人有什麼關係可言！

要懷舊，要保留香港人的集體回憶，我們還有許多老舊食肆結業後留下珍貴「文物」，何勞捨近圖遠？



### 少年心事當拿雲

那時候，他還是「小陸」，剛滿29歲，在一家銀行做文職，工作內容並不複雜：銀行定期推出理財產品，要製成宣傳單張，先有中文文案，再翻譯成英文。陸航宇就是做最後這一步。

之前，我這個「金融小白」從來沒留意任何一家銀行的理財產品，自從和陸航宇成為朋友，我先是認真地把那銀行的中英文單張分別拿來一觀，然後又把其他銀行的類似單張也找來看，不比不知道，我這位朋友水平真不簡單：「信、達、雅」，他有本事把由中到英的譯文，在這隻言片語的宣傳單上「玩」出簡約的美，即便是一些非常中式的口號營銷語言，他也能譯得流暢自如、神形兼備，還會帶些幽默，令人玩味。

我問他，有這樣的好本事為什麼不去謀份更好的工作？他回答得很乾脆：現在的工作輕鬆簡單，雖然錢不多，但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看世界。他還反問我：什麼才是「更好的工作」？我竟一時語塞，繼而有些答非所問：「錢多些，總沒壞處吧。」小陸沒有再說什麼，只是嘿嘿地笑着。他的個子不高，膚色有些黑，但眼睛又黑又亮，笑起來一對酒窩特別好看。他本來在西安的一所大學讀書，大二那年，香港理工大學與他們學校開展合作，在翻譯學方向遴選一批優秀生到香港繼續學業，小陸名列其中。

30歲那年，小陸拿了香港永居。生日那天，我陪他在科技大學的校園裏看日落。他告訴我，年幼時父母分手，做校工的母親把他拉扯大，很不容易。這些年，他並不豐厚的薪水除了讓自己去歐洲和南美洲每年一次深度遊，大部分都給了母親。我看到他眼裡多了一些深沉，卻依然單純澄澈。有兩年的春節，我和小陸一起過的。我們從維多利亞公園的夜市揀選了大把的百合和滿天星回家，他左剪右修，不多時，花樽裏就有了一個色彩明亮的心形圖案，看着就暖和。

又過了一年，小陸開始頻繁地轉工，雖然還是做差不多的職位，但收入愈來愈好。我們的見面少了許多。4年前的聖誕節，他猶豫要不要接受在深圳前海的新工作：全新的崗位和環境，薪酬翻倍，「我好捨不得這邊的朋友。」我咒他：「沒有挑戰的人生又有什麼意思！」春節後，他就去了深圳。臨行前，他送了我一幅畫，素描一隻貓，臉上的嬰兒肥，像極了我。他走後的這幾年，我經常拿出來看看，彷彿他就在在我身邊，那雙眸還是清澈如水。

去年秋天，他又從深圳去了上海，入職一家國際公司做起了管理。「你還回來嗎？」我問。「一定會的，而且是更好地回來。我是香港人呀。」不知何時開始，他的微信簽名欄寫着：「少年心事當拿雲」。我心中一動，發信息給他：「願你歸來，仍是少年。」



### 讀沈從文 思索生命

2022年，想起沈從文。浸大校友陳輝輝校長，把沈從文1934年同名小說改編為《邊城》（見圖）精華版舞台劇，本安排於1月7日至9日在牛池灣劇院公演。展演以「濃濃鄉土意，淡淡兒女情」調子，述說一個如夢似幻的凄美故事，希望能引領中學生從戲劇認識沈從文的文學藝術。總監徐國楦稱，這是浸大校友劇藝團2022年全年的重點活動，1月公演只是序幕，選演沈從文這鄉土文學，希望通過軟性方法，藉以提升青少年鄉土情意及愛家愛國情懷。

無奈第五波疫情殺到，大家又要努力應對這種瞬息萬變的情況。此劇未能公演，太可惜了！但我們於家中，希望透過讀沈從文，更能積極投入地認識沈從文的文學創作。他出生於湖南鳳凰，青年時投身行伍，後進行創作，風格趨向浪漫主義、印象主義，融寫實、紀實、象徵於一體；作品有詩意效果。我喜歡沈從文的《邊城》及散文，讀他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寫的散文《生命》，展現了他對生命深深的思索：很多人步履匆匆，忙忙碌碌，他們或沉迷於功名利祿，或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物質財富，在追逐功名財富的時候煩惱叢生，卻唯獨忘了生命中那些最讓人溫暖、最讓人感動的瞬間！

其實，生活中本沒有那麼多煩惱，一切只不過是庸人自擾。只要我們稍微停下腳步，就可以更好地珍惜生命本原的美麗，不為愛慾所炫目，不為污穢所噬心……你將發現，在人生的幽僻處、細小處，都閃耀着光芒……石板路有個斜坡，坡上有綠樹成行，長幹弱枝，翠葉積疊；常有山嵐，秀腰白齒，往來其間。遇之者即暗啞。愛能使人暗啞……然抽象的愛，亦可使人重生。愛國也需要生命，生命力充溢者方能愛國……

一般人喜用教育身份來測量個人道德程度……有些人我們應當嘲笑，社會卻常常給以尊敬，如閻守。有些人我們應當讚美的，社會卻認為罪惡，如誠實……多數人都樂於在一種虛偽中保持安全或自足心境……我厭惡偽君子，不想將這個完美詩篇，被偽君子眼目所污瀆。百合花靜靜，在意象中尤靜。山谷中應當有白中帶微淺藍色的百合花，弱頸長蒂，無語如語，香清而淡……《生命》是沈從文的心路花語，文筆光彩彰麗、意蘊寬廣，鮮活而不失色澤，被公認為上乘之作。我與讀者分享，思索生命，啟迪人生，領略其寫作技巧，進而提高個人的文學素養。



### 香港入境處熱線貼心

香港因為疫情急變對8個國家實行封鎖政策，身處法國的兒子一下子被拒萬里未能回家。雖千方百計希望限期開關，惜好事多磨未能如願。我和家人在港不斷打電話查詢各種可行途徑和辦理酒店等取消手續，最令我欣賞的是入境處職員的態度和服務！

那是專供在外地香港人查詢的香港入境處熱線1868，在海外的免費長途電話則是852-1868。「封關」新政策後，查詢來電必然湧至，但每位接線職員都彬彬有禮，有問必答，詳細而清晰，對各條例也瞭如指掌，說得明明白白。這不是我個人的讚賞，家人去電後評論也一致。

我在十多年前也嘗試在海外致電這熱線求助，那次帶同十多位嘉賓出差到歐洲，其中一人在德國時丟失了護照，到達巴黎機場時才發覺，我代為致電香港入境處查詢，交談了很久，協助職員一直很有耐性而專業地指導我們如何辦理有關手續，讓心急如焚

的嘉賓也安心下來。那次海外求助令我印象深刻。

需致電入境處熱線的一定不會是報喜。人身在外，遇上困難，諸如受傷、生病、失去錢財證件等等甚是惶恐，這時有同聲同氣的香港人提供幫助，好言安慰，指引各種可行的方法，務求讓你可以平安回家，那種感覺就像有人在冰冷的大海中心給你戴上一個水泡，拖着你游回岸去。感謝入境處對職員的培訓，感謝每位熱線職員都敬業樂業，充滿愛心，致力幫助每位來電者，這是香港人之福。

別說這是他們的職責，做熱線服務其實相當「厭惡」的。我也做過相類似的工作，每通打入的電話都有無法估計的難度，有些人有些事是難以應對或解決的，這熱線一點都不易接，當中需要無限的體諒和愛心，還得善解人意。只要回想自己曾經打過的查詢熱線電話，有多少越滿意過或惹一肚子氣的，便知道「備受讚賞」的回覆至為罕有，滿意的便應該要稱讚！



### 兒時過年那些事

「阿媽，還有多少天就過年啦？」這是小時候我問得最多的一句話。得知答案後便天天扳着指頭數日子，眼巴巴地盼望着。過年意味着有肉吃、有新衣服穿，還可以不用幹活。在物質匱乏的艱苦年代，這就是孩子們心中嚮往的生活。

客家人把臘月二十五日稱為「入年界」，入年界後人們先暫停農務，開始置辦年貨，灸酒、做臘肉、搞衛生等，孩子們也參與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。

俗話說：「有錢沒錢，洗洗乾淨過年。」艷陽天裏，鄉親們不約而同地拆洗被褥，小溪裏像趕集般熱鬧，大媽大嬸們掄起槌槌捶打被褥。「嘖嘖嘖」、「喇喇喇」富有節奏的槌槌聲極了節日的鼓點。想要擰乾吸飽水分的被褥，需要兩個人配合，把被褥捲成長條狀，一人抓住一頭，像拔河比賽一樣，「123」發出口令後，兩人同時往相反的方向發力，水瞬間嘩啦啦地往下流。如此反覆，直到擰不出水為止。這是個費勁的活，有時力氣小的那方一旦沒緩過勁來，擰成麻花狀的被褥突然從手中滑落，「咚」的一聲掉進溪水裏，緊接着笑聲四起。為了省時省力，洗好的被褥都晾曬在小溪旁。灌木和矮竹叢上晾滿了各色各樣的氈子、被套、蚊帳，花花綠綠的，像一朵朵盛開的花兒。

「洗凳桌」是孩子們過年前必須完成的任務，每年的臘月二十五開始，小溪便熱鬧非凡。桌椅、門窗、水桶、鍋碗瓢盆……把家裏能搬的都搬到小溪去洗。孩子們把袖子和褲管捲得高高的，赤着腳站在冰冷刺骨的溪水裏幹得熱火朝天。長板凳浸濕後撈一濕沙子鋪上，再用捆好的稻草用力搓擦，貪玩的孩子則把浸泡後的板凳翻回來，像拉大鋸一樣板面在沙灘上

來回蹭擦。最好玩的應該是洗四方桌了，桌面卸下來可當船玩。年紀小的孩子搬不動桌子，所以，這種美事只有大孩子的份了。記得，有一回鄰家大哥哥把桌面推到淺潭邊，小心翼翼地爬上去，找好平衡後坐好，然後用手當槳快樂地划起他的「船」來。嘴裏還哼着小調，那嘖瑟勁成功地吸引了小夥伴們的目光。正當他得意忘形時一個重心不穩，「撲通」一聲便掉進了水裏，「哈哈哈……」小溪裏頓時樂開了花。大哥哥從水中爬起來，抹了抹臉上的水，尷尬地笑了笑，狼狽地跑回家換衣服去了，留下他的「小船」孤獨地在水中飄蕩……

大年三十一早，每家每戶都開始殺雞鴨了，村子一片熱氣騰騰。鄰居大爺殺鴨子總是鬧笑話，記得有一年他把殺好的鴨子隨手一扔，只見鴨子一個踉蹌後便穩穩地站了起來，瀟灑地朝門前的池塘走去。鴨子下水後優哉游哉地游着，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。鄰居奶奶抱怨地說：「差勁！一個鴨子都搞不定！」大爺笑呵呵地拿起長竹竿，並叫喚兒子幫忙把鴨子趕上岸，看熱鬧的鄰居們也七嘴八舌地調侃起大爺來。

母親用木薯粉沖了碗漿糊，叫喚父親先把對聯給貼上。我和二哥站在大門口的不遠處給父親當參謀，「高了高了」、「往左點……」父親在梯子上聽從我們指揮，一點一點移動着手中的春聯，大哥則幫忙扶梯子，時不時還瞄瞄對聯是否貼正。大門上貼門神，廚房門上貼「招財進寶」，房門上貼「福星高照」、「人壽年豐」，穀倉上貼「五穀豐登」，就連豬圈牛欄門上也會貼上「六畜興旺」。紅紅的春聯增加節日的喜慶，抒發了人們的美好願望，貼上春聯就意味着過春節正式拉開序幕。

年三十下午父母在廚房忙碌着，做瀨



◆農曆虎年春節將至，各地年味漸濃。

料、炸油糰、蒸年糕，整個屋子都瀰漫着年的香氣。孩子們圍着灶台轉，嘻嘻這、嘻嘻那，開心無比。午飯後每家每戶都要燒滿一鍋水，全家老小開始輪流洗頭洗澡，換上新衣服，以全新的姿態迎接新春。準備吃年夜饭了，我的任務是擺碗筷，家裏有幾口人桌上必須整整齊齊地擺上幾副碗筷，哪怕家人因工作無法回家過年，他的碗和筷也得擺上。年夜饭是一年中豐盛的一餐，甜米酒燉老閩雞這是每年必不可少的大菜，香噴噴的五花肉、難得吃到的紅燒魚、香氣撲鼻的滷料……孩子們吃到肚子圓鼓鼓的，嘴巴都還捨不得停下。年夜飯後，響起了鞭炮聲、鑼鼓聲，村莊一片歡騰。

鞭炮是孩子們的一大樂事，聽到哪有鞭炮響就往哪跑，東家檢完檢西家，一個村子來回奔走。檢完鞭炮放鞭炮，小夥伴們聚集在一起分享自己的戰果，鼓鼓囊囊的口袋就是最好的顯擺。怎麼玩更刺激？炸牛糞、炸水塘、炸泥潭……大孩子們一起討論着。幾個按捺不住的孩子先玩上了，夥伴們遠遠地圍觀。膽大的孩子一隻手捏着引線長的鞭炮，一隻手點火，一旦引燃迅速扔出。有時剛一拋出就聽到「砰」的一聲炸響，耳朵被震得嗡嗡響。膽小的則把鞭炮放地上，弓步，一隻手捂耳朵，一隻手拿着點燃的長香小心翼翼地靠近鞭炮。抖動的手慢慢伸出去，剛一碰到引線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抽回，一次沒成二次三次。調皮的小哥哥實在看下去就開始搗亂了，看抖動的手快要夠着引線，大喊一聲：「嚇！嚇！」嚇得他手猛地一抖，小夥伴們都是笑得前仰後合……

儘管時光已遠，可見時過年的那些事卻不時在腦海回放，那麼地溫暖、那麼地耐人尋味。



### 與車廂無關

新年伊始，一段小視頻在社交平台上火了。視頻中，一個女孩在深圳地鐵「女性優先車廂」裏，大聲諷刺坐在座位上的男人。對於多年來「說好的女性車廂，還不是滿車大漢」的老問題，這個事件本身並無新意，但隨後引發的又一輪關於「要不要設置女性車廂」的媒體討論卻「妙趣橫生」。

其實與其說是討論，不如說是一刀切式批鬥——在搜索引擎上鍵入關鍵詞後，會看到媒體幾乎在一邊倒地質疑設置女性車廂的必要性，進而為了證明自己的判斷，拋出各種「奇妙」理據。這讓小狸有點恍惚，就好比有人殺了人，慌亂一點後，對大家說被殺的這人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。

比如最普遍的理據之一是「造成不便」。反對者們認為「女性優先車廂僅針對特定群體，在高峰擁擠時段，離車門較遠的女性乘客無法進入車廂，車廂附近的男乘客又不便進入，利用率便大打折扣」……初看這條時，小狸並沒有反應過來，腦中浮現的畫面一直是日本東京地鐵粉紅色的「女性專用車廂」站口的情景：標誌清晰，車廂對位固定準確，排隊的都是女性，列車進站後井然有序依次上車，車內滿滿當當不比其他車廂寬鬆多少……為什麼會有「較遠的女性」和「車廂附近的男乘客」？後來才恍然大悟，區別在於強制和非強制。內地不是「女性專用車廂」，而是「女性優先車廂」，一個「優先」，亂子就大了。先生們建議你們不要進，但非要進的話也可以，那麼先生們除了堵在門口糾結還能幹嗎？看似比「國外經驗」更平等尊重，實則東施效顰出了差別。而箇中的核心問題是，社會治理要倚靠法律而不是仰仗人性。在「不增加

運力，二無法例約束的情況下，在「擠上車才是王道」的上下班高峰期，指望全靠道德讓每一個人做到溫良恭儉讓，這也是一種褻瀆。至於為什麼沒有男性乘客便是「利用率大打折扣」？這個問題小狸至今無法解釋。

還有一個被普遍提到的理據是「我們的社會治安水平遠沒有糟糕到要設置女性車廂」的地步。雖然反對者們自己也承認，有高達七成女性同意公共交通工具區分性別會讓人更安心，但他們馬上指出這七成女性都是來自「治安水平糟糕的城市」。誠然，和某些國外城市相比，我們的治安水平算得上優良，但澎湃新聞此前根據公開資料曾統計出，在5年半的時間裏，內地涉及公共交通的性騷擾多達3,796次，平均一天兩宗。即便是反對者們自己的文章中也提到，北京公安2017年的一次「獵狼行動」，一年時間抓了118個「色狼」，平均3天就抓一個。由此看來，我們周邊也絕非淨土，我們的女性裏應該也至少有一部分會覺得「公共交通工具區分性別會讓人更安心」。

該不該設立女性車廂？小狸也同意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，但商榷的原因是因為這種行為會造成其他車廂「褻瀆合理化」，並不是「造成不便」或「治安良好不需要」。小狸更想說的是，儘管現今女權主義盛行，但女性在社會上仍然普遍處於相對弱勢仍是不爭的事實，設立女性車廂，是一種人文關懷，不能因為自己無力執行就轉而否定進步。而女性專用車廂，並不是女性必用車廂，它只是提供了一種選擇，並不是一種強制，正是這種可選擇，正是這種多元性，正是這種非一刀切，體現了人類的文明所在，同理也適用於其他所有領域，比如媒體的評論。



### 比優雅更優雅

《追憶似水年華》第3部第21節《布勒薩克》當中有一個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情節，發生在一間豪華的咖啡館。當時，貴族青年聖盧要經過一大堆桌椅才能到達主人公馬塞爾的座位旁邊。他為了不影響周圍人，就在交錯的電線中間穿行。並且，還跳上了幾張椅子。相較於其他那些在大廳裏正襟危坐的人來說，他這種行為大離叛道了。

很奇怪的是，大家對於他這樣不講禮數的行為似乎不以為然，反而還爆發發出有節制的掌聲。按照他們的理解，聖盧這樣的舉止漂亮極了，他無形當中超越了一種規範。沒有人想到去責備他。一來他出身高貴，有做派極為嚴肅的父母；在平日，他也是舉止文明的青年；並且，他還是這間咖啡館當中的常客，以出手闊綽而聞名。這為他的行為做好了準備，就好像普魯斯特在接下來寫到的：聖盧身上所具有的「穩定的情趣、舉止風度，能使貴族青年在遇到新情況時，像一個應運而生新樂曲的音樂家那樣，產生適應新情況的感知和意志，使他的技巧和技術盡善盡美地發

揮。」也就是說，在濃重的貴族範疇當中，聖盧超越了貴族，變得比優雅更加優雅。他的這一連串動作打破了固有身份的限定，為呆板的禮儀帶來了某種人性化的生命力。

在我看完整個七卷本的《追憶似水年華》之後，這個故事成為少數令我印象深刻的情節之一。從根本上來說，我有些認同普魯斯特讚賞的這種高於規範的自由。儘管規範是社會所不可或缺的，可意識到規範並試圖超越規範卻顯得更加文明。它最值得肯定的是它的自明狀態，這是一種承認人的判斷力的行為，因而是屬於人本主義的。更何況，聖盧行為的前提是他不願意打擾在座的諸位，令旁人為了他的通過而起身。這就更獲得了普魯斯特的讚賞。

在《追憶似水年華》當中，年輕時代的聖盧是普魯斯特誇獎最多的好友。他不僅會為了不令人起身而打破一種社交禮儀，也會對着一群沾名釣譽的激情青年報以最真誠的支持。在他心目當中，激情肯定是純粹的，因而理當支持。通過對他的讚美，普魯斯特將貴族階級和貴族精神區分開來。聖盧是貴族

精神的繼承者，而非像他的父母一樣，整天板起面孔對社會進行各種批評，以維持一種特權階層的權利。

因而，聖盧這種看似粗魯的行為與另一種先天的粗魯行為（比如開着外音看電視劇）是不一樣的。前者代表某種體諒和打破規則的必要性，後者則完全是排他的和旁若無人的。要做到像聖盧那樣，必須同時具備純潔與慈悲，這是一種比文明更高的要求。當我們承認了一種文明，實際上我們就承認了一種規則。在這種文明之中，最值得提倡的，反而應當是一些基於自明的各種善意的越軌行為。譬如，巴士司機明明已經開動，卻為了急急匆匆趕車的人停留幾秒鐘；那些走在前面的人，會等後來者到了才將推開的門遞給對方，以免他被門撞到。又或者，在外賣晚到幾分鐘乃至十多分鐘之後，依然願意原諒，不讓他賠付。這些都是無傷大雅的事，做到了卻比優雅更優雅。它所反對的，是在一些非原則性問題上單純的談論規則，以及就事論事，這些都是缺乏寬容與同理心的表現。或者，僅僅是為了逃避一種社會責任。